

看懂中国字 读懂中国心

王元鹿 主编
姜慧 廖宏艳 著



汉字中的 色彩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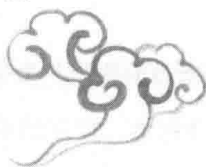
全方位展示汉字的美

文字上的中国 中国人的文字
读最炫的中国字 做最真的中国人
趣味解读汉字 轻松穿越历史

 文匯出版社

汉字中的 色彩之美

王元鹿 主编
姜慧 廖宏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字中的色彩之美 / 姜慧, 廖宏艳著.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7.12
(看懂中国字 读懂中国心 / 王元鹿主编)
ISBN 978-7-5496-2264-1

I. ①汉… II. ①姜… ②廖… III. ①汉字—研究
IV. ①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86520号

丛书策划: 张 衍

丛书主编: 王元鹿

出 版 人: 桂国强

汉字中的色彩之美

看懂中国字 读懂中国心

作 者 / 姜 慧 廖宏艳

责任编辑 / 乔 聿

特约编辑 / 徐祖友

封面设计 / 王 翔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110千

印 张 / 11.75

ISBN 978-7-5496-2264-1

定 价 / 36.00 元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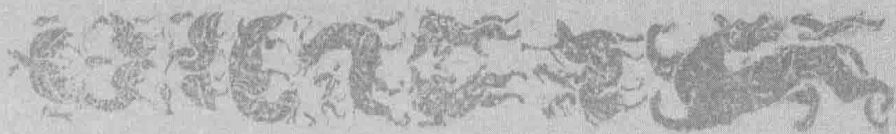
王元鹿

有一件美好的东西，日日与您为伴，日日为您服务，您却常常忽视了它的美——内在的美与外在的美，这就是汉字。

汉字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宝贵遗产之一。如果说到汉字的特点与特色，一言以蔽之，就是美。汉字的“美”包含了使汉字得以产生与发展的客观环境的美——有物质的美、精神的美、逻辑的美，还有大自然的美。汉字的“美”也反映在汉字自身的构成与形态上。造字方法的精巧，文字姿态的曼妙，都令人赞叹不已。

汉字的“美”有其历史过程。如以甲骨文的产生为起点，汉字至少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何况甲骨文其实还不能算是汉字的最早形态。然而，即便在甲骨文与早期金文中，我们已经可以领略其古朴与端庄，还可以理解通过其字形背后的古代社会的历史、文化与生活现象，乃至我们祖先的造字的智慧——这一切，都是美不胜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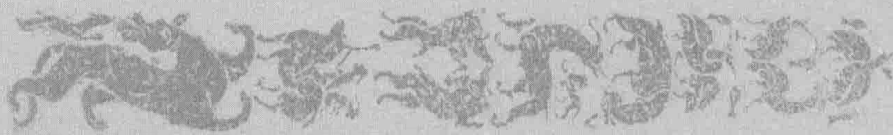
今天我们使用的现代汉字，已经是几经变化的形体，多少已失去了它们的早期风貌，也不易推断出祖先造字的依据。学者们的不懈努力，使我们逐步深入了解了古代汉字的来龙去脉，并进而通过古代文字的研究去搜寻我们祖先的生活状况及他们的精神风貌。可以说，从汉字看历史，又从历史来追溯汉字的渊源，既是一个科学研究的过程，又是一个欣赏文字美的过程。



必须说明的是,这套书是在参考古今许多文字学及相关学科专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出的。限于丛书的体例,行文中引用或述及文字学专家或其他领域专家的观点与成果,一般不专门写出或注出他们的名字及这些著作的名称。在此,向这些专家致以衷心的感谢。

美是需要去发现的。由于我们见惯并用惯了汉字,才使我们习以为常地不去注意其内部蕴藏着的美。这套丛书,就是鉴于此种情形策划设计的。从文字与文字相关的角度——语言、历史、文化、考古、文学等多个方面,全方位地挖掘并向读者展示汉字的美,是本丛书作者的美好愿望。如果读者随着我们的笔,在弄清一个个古文字的同时,进一步了解它们折射出来的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与文化的方方面面,以及我们的祖先的思维特点与心路历程,这将是何等快意的事!

2012年7月写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目录

序

王元鹿

壹

解 题

2 目遇之而成『色』
7 从『采』花果到『采』色

贰

单色篇：
江天一色
无纤尘

12 人见人爱的『红』
22 『赤』日炎炎似火烧
30 『丹』枫染秋色
36 『朱』明赫赫
42 从『绯』衣到『绯』闻
46 天地玄『黄』
51 山林『青』『青』
60 讳莫如深的『黑』
68 谈『玄』说妙
74 心『焦』如焚
79 一尘不『缁』
84 指『皂』为白
89 『白』首之心
95 『银』烛秋光冷画屏



叁

间色篇：
间色幽花
却耐看

102

纯衣「纁」袂

106

最是「橙」黄橘绿时

111

碧盖「绀」葩映素秋

116

「绿」：从丝帛色到自然环保色

124

「蓝」：从染色到性别

132

揉蓝为「靛」

138

「碧」为玉石之美

144

火尽「灰」冷

149

日照香庐生「紫」烟

肆

复色篇：
异彩奇文
相隐映

156

玉人垂「绀」鬟

161

「赭」袍红映缕金衣

166

「褐」衣蔬食

171

水皆「缥」碧

175

巧施粉「黛」



縹 纁 緋 緋 青 碧 赤 紫
藍 靛 赤 黃 緋 白 銀
色 赤 紅 赤 月 赤 緋 黃



解

題



縹 纁 緋 緋 青 碧 赤 紫
藍 靛 赤 黃 緋 白 銀
色 赤 紅 赤 月 赤 緋 黃



【目遇之而成“色”】



北宋文人苏东坡在《赤壁赋》中曾经吟咏过：“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读来让人心生豪迈，豁然开朗。造物主赐予了人类享用自然万物声、色之美的能力，其中，目遇之而成“色”，即便是在苏轼去世近千年之后的今天，人眼在辨“色”方面的灵活与精密，仍旧是世上最昂贵的镜头也无法替代的。

拥有一双能辨“色”的眼睛，可以感知造物主赐予的色彩之美，在这万千变幻的色彩世界里，究竟是先有“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概念，还是先有“色”的概念呢？

从汉字的发展历程看，许嘉璐先生认为，“色”字未见于甲金文。我们查《汉语大字典》和《古文字诂林》也未见有收录汉字“色”，但在徐中舒先生的

《甲骨文字典》卷九中收有“色”字。徐先生引唐兰先生在《殷墟文字记》中的观点认为甲骨文𠂔(色)字:“字本象一刀形而人踞其侧,殆刀之动词,断绝之义也,刀增繁为召,则𠂔亦即邵字。色邵一字,则绝绍亦一字,绍训继,绝训断者,乃一字有正反二训之例。”左民安先生的《细说汉字》一书,也赞同唐兰先生的观点,认为汉字“色”的本义为断绝之义。综上可说,甲骨文时期,表示颜色义的“色”字还没有产生。

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为代表的一派认为“色”字的本义指“颜气”。汉字“色”,小篆写作𠂔,《说文解字》:“色,颜气也。从人从卩。凡色之属皆从色。𠂔,古文。”季旭升先生的《说文新证》一书中,将汉字“色”排在“卩、令、印”之后,也是基于“从卩”的理解。杨树达先生认为:“人之节概表见于颜色,故色从人从卩(按:卩,古同‘节’)。”徐中舒先生则认为《说文解字》的说法有误,汉字“色”当是“从人为从刀之误”,“颜气乃借义”。此外,马叙伦先生认为《说文》古文“𠂔(色)”,“从颜省,从疑省声”,应是“颜”的转注字。

“色”的造字本义究竟是“从人从刀”表示“断绝”之义,为“绝”字的初文,还是“从人从卩”表示“颜气(颜色)”呢?在早期的文献记载中,汉字“色”表断绝义的用例少见,我们倾向于采纳许慎《说文解字》的“颜气(颜色)”说。

在古代汉语里,“色”字单用时,常见的词义有两类。一类是指脸色、神情,与许慎的释义相同。如《论语·颜渊》:“察言而观色”,《论语·公冶长》:“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晋书·阮籍传》:“性任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等。此外,还引申出“生气、变脸、惊惧、怒色”等义项,如《左传·昭公十九年》:“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公羊传·哀公六年》:“皆色然而骇”,《战国策·赵策四》:“太后之色少解”



等。另一类则是指颜色。如《论语·乡党》：“色恶不食”，“色”在此处指的就是食物的颜色。《书·益稷》：“以五采彰施于五色”，这里的“色”也指颜色。

法国学者麦里筱指出《郭店楚墓竹简·五行》：“见贤人则玉色”，“玉色”指脸色像玉色，此处“色”的用法体现了“脸色”义向“颜色”义的过渡。她还提出，在睡虎地秦简里出现了“手黑色”，可见“色”已不仅仅指脸色，也可指人体的肤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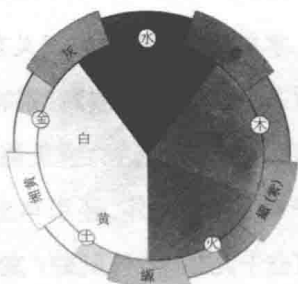
古代汉语里的“颜色”一词，与“色”一样，也经历了从表脸色、神情到表颜色的词义演化。例如，《礼记·玉藻》：“凡祭，容貌颜色，如见所祭者”，《论语·泰伯》：“正颜色，斯近信矣”，屈原《渔夫》：“颜色憔悴，形容枯槁”，阮籍《咏怀》：“容饰整颜色”，鲍照《拟行路难》：“今日见我颜色衰”，这些都是指脸色、神情等。不晚于唐代，“颜色”可表色彩义。如韦应物的“青青满地铺颜色，曲曲一湾流水声”，岑参的“绿茎碧叶好颜色”，孙鲂的“深绿依依配浅黄，两般颜色一般香”，以及杜甫的“深知好颜色，莫作委泥沙”，等等。

汉民族在先秦时期就产生了五色观。许嘉璐先生认为，“五色”一词的出现，应不晚于战国时期。较早出现于《尚书·禹贡》：“徐州，厥贡惟土，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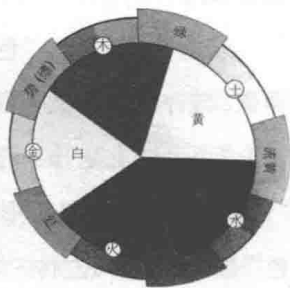


五行相生相克间色图

引自《间色：卑微者的绽放》，纪学艳著，《中华遗产》“最中国的颜色专辑”（上），中华遗产杂志社，2012年。



五行相生间色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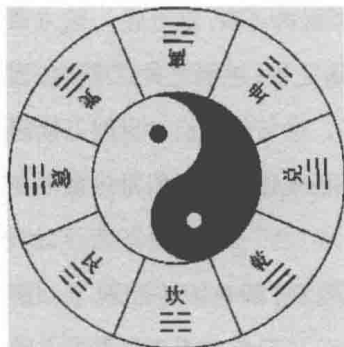
五行相克间色图

色”，而《周礼·考工记》则解释了什么是五色：“画绩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其中，因为玄即黑，所以五色即“青、赤、黄、白、黑（玄）”。这与先民们对世间万物起源于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的五行观相类，五色观也是先民们对纷繁多变的色彩世界的精妙归纳。

在五色观产生的同时，传统中国独有的正色观、间色观也出现了。南朝经学家皇侃认为：“‘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不正’谓五方间色也，绿、红、碧、紫、骝黄。”从《说文解字》对“绿、红、碧、紫”的释义来看，“间色”或指杂有两种或以上的颜色，而“正色”则是相对于间色而言比较纯正的颜色。除了“青、赤、黄、白、黑”之外，《论语》中说“恶紫夺朱”，“朱”色比“赤”色深，“朱”和“赤”都是“红”的正色。可见，先民们在区分不同的颜色时，不仅区分色相的不同，同一色相的，还从明度、纯度上进行区分，朱色比赤色的纯度更高，而混入了白色和赤色的“红”则明度更高。在《文选》李善注中：“间色有五：绀、红、缥、紫、流黄”，与皇侃的归纳有所不同。相对而言，“正色”是一个比较封闭的范畴，“间色”的所指，则随着古代生产技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如《说文解字》时期，“糸”部字中就收录了“紫、红、绿、緋、绛、绀、缙”等一批与染色业、纺织业发展相关的汉字。

较之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与色彩相关的汉字，如“青”，在古汉语里它包含了绿色和蓝色等；而“赤”，则包含了大红、粉红等颜色；还有一批古汉语独有的色彩字，如：纁、緋、缥、缙等，承载了古代中国独有的色彩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五色概念，其中“黑”与“白”相对，是有色与无色的对立，更是水墨画、太极八卦、一分为二的哲学观念等传统中国文化的体现。



太极八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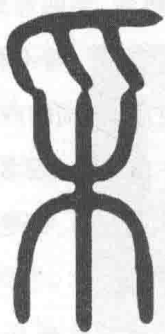
引自《周易释义》，陈文景编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

颜色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对正色和间色的区分，能起到区别社会地位、身份尊卑的礼制性功能。如《礼记·玉藻》：“衣正色，裳间色”，因为“上为衣，下为裳”，正色与间色的地位如果颠倒了，就乱了次序，坏了礼制。

随着现代科学的普及，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眼的可见光波长范围在400—700纳米之间，语言能够命名的颜色却是其中极少数的一部分。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对不同的语言文化使用者而言，他们可以看到同样的色彩，但是对颜色的划分和命名却不一定相同。如何用语言来解释颜色，学者们莫衷一是。什么是颜色？麦里筱认为，在汉字系统里，颜色的原型概念，包括两个汉字：色和采（彩）。

（廖宏艳/文）

【从“采”花果到“采”色】



汉字“采”的甲骨文字形，写作, 小篆写作, 《说文解字》：“采取也，从木从爪。”从造字理据上看，其本义或指采摘树上的花果。由于汉字“采”在词义孳乳过程中，产生了采摘、彩色、色彩等多个义项，在汉字的发展历史上，也相应地通过加偏旁（形符）的方式，派生出“採、彩”等与“采”相关的汉字。表示采摘义的汉字“采”是怎么产生色彩、彩色义的呢？

较早见于文献的表示颜色、彩色义的“采”，有《书经·益稷》：“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于省吾先生在《释大采、小采》一文中提出：“卜辞之大采、小采，就云色言之……言色之多少，以大、小采为区分。”李孝定先生的《甲骨文字集释》则认为：“至何以名之曰大采、小采，窃谓当以日出、入时光彩之强弱及云色变幻之多寡别之。”法国学者麦里筱也认同以“云之多色、光彩之变幻”来解释卜辞中的“采”。她指出：“甲骨文里的大采、小采，还没有脱离它



的载体‘云’。”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云”和“霞”可以分别和“采(彩)”组合成词。例如,云彩、彩云;彩霞、霞彩。

麦里筱还提出:“‘采’字的语义,在当时以及后来,只停留在‘带有色彩’这个含义上”。色可以是单色、多色、双色、四色,而采(彩)则蕴含了“多色”的义素内核。因此在现代汉语里,除“多彩”之外,相应地一般不说“单采、双采、四彩”。这或许也可以用来解释,当回答是特指某种颜色的时候,现代汉语一般能用“这是什么色”来提问,而一般不能用“这是什么彩”来提问。

彩色与色彩,是一对同素逆序词,词的内部结构有不同,前者是偏正式,后者则是联合式。前者的“彩”指多彩,后者的“彩”与“色”同义。“色”在前者具有类词化的作用,“彩色”与红色、绿色、蓝色等一批“颜色词+色”的词语结构相同。

“颜色词+色”的搭配,先秦时期就有不少的用例。如《管子》中就有白色、青色、赤色等,一般就是指的具体的某种颜色。汉代以后,“颜色词+采”也出现了一些搭配用例,如丹采、青采、绛采、素采、翠采、黄采等,这些颜色词



三彩胡人腾空马

引自《中国陶瓷名品珍赏丛书:
唐三彩》,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8年。

一般也可与“色”搭配,有时会产生不同的词义。例如,“素采(彩)”可以指月光,“素色”就没有这个义项。“青采”指青色的彩衣,“青色”则指一种颜色。此外,“颜色词+色”的搭配范围比较大,这也是与“颜色词+采”不同的地方。例如,可以说绯色,但不能说绯采。中色可以说,特指中央之色即黄色,中采(彩)则并非表某种颜色。类似的情况还有卵色、古铜色、水色、月色,等等。

上文所引《尚书》中同现了“五采”与“五色”,五色与五采(彩)有没有区别呢?“五色”本义指“青、赤、黄、白、黑”五种正色,在“五色令人目盲”中,“五色”泛指各种颜色。“五采(彩)”也有这两种义项,五彩还可以特指始于宋元时期的瓷器釉彩名,“唐三彩”的彩也是陶瓷术语里特有的,并不能换成“色”。

在写完颜色的原型概念“色”和“采”这两个汉字之后,如何展现色彩世界里,黑色与白色的永恒、红色的热情、黄色的古朴、蓝色的浪漫、绿色的希望、青色的多变、紫色的高贵……,就成了这本小书的写作目标。



清康熙五彩牡丹纹缸

引自《瓷器上的国色天香》,汤兆基编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

(廖宏艳/文)

